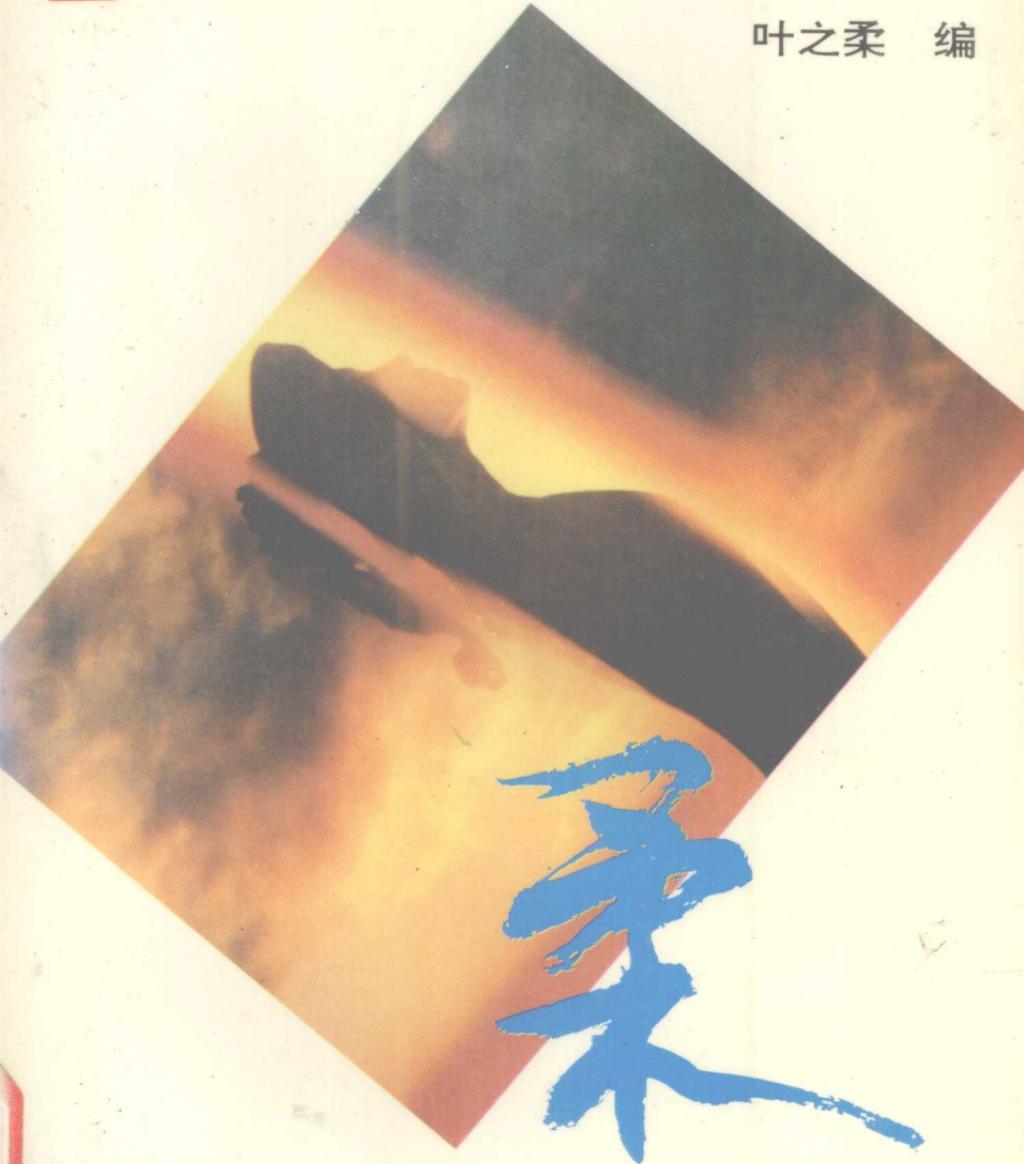




人生的滋味丛书

凡尼 江北主编

叶之柔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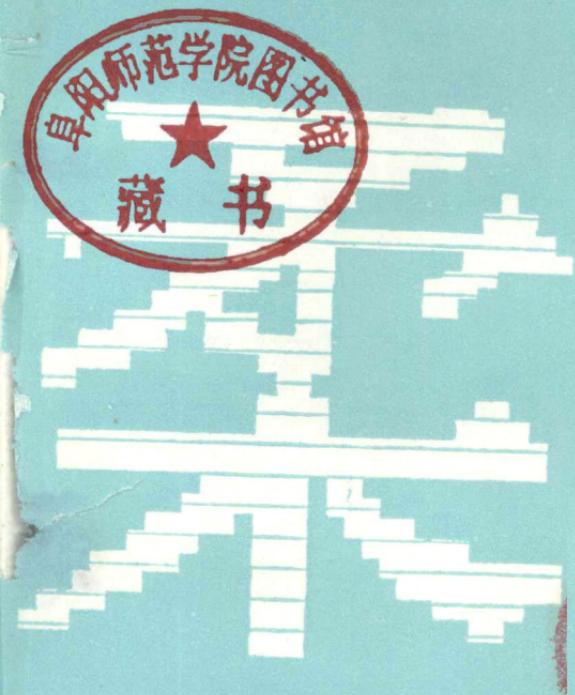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多一份柔丽温馨

凡尼 江北主编

叶之柔 编



多一份柔丽温馨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 叶 斌

责任校对 梁 红

柔：多一份柔丽温馨

凡尼 江北 主编

叶之柔 编

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邮政编码：530021)

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

印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本 787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8.5

字数 190千字

版次 1993年8月 第1版

印次 1995年6月 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00册

书号 ISBN 7-219-02498-3/I·572

定价：5.80元

目 录

一、自然的启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自然／歌德（德） | （2） |
| 红叶／孙伏园 | （6） |
| 黄叶小谈／钟敬文 | （9） |
| 柳色如梦／季薇 | （13） |
| 采蒲台的苇／孙犁 | （16） |
| 榕荫／郭风 | （18） |
| 落叶树／郭风 | （20） |
| 扁豆／苏雪林 | （22） |
| 种树／魏金枝 | （24） |
| 草莓／伊瓦什凯维奇（波兰） | |
| | （30） |

一花一叶耐温存／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洪素丽（台湾） | （32） |
|---------|------|

二、秋天的况味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春／丰子恺 | （37） |
| 北平的春天／周作人 | （41） |
| 大明湖之春／老舍 | （44） |
| 春底林野／许地山 | （47） |
| 春／朱自清 | （49）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夏之终曲，秋之序歌／ | |
| 霍尔·博兰(美) ······ | (51) |
| 故都的秋／郁达夫 ······ | (55) |
| 秋天踏着车来了／ | |
| 尼·斯米尔诺夫(苏联) ······ | (58) |
| 秋／马拉美(法) ······ | (59) |
| 淡紫的秋／季薇 ······ | (61) |
| 写给秋天／罗兰(台湾) ······ | (65) |
| 秋／丰子恺 ······ | (68) |
| 秋天的况味／林语堂 ······ | (72) |
| 江南的冬景／郁达夫 ······ | (74) |
| 初冬浴日漫感／韦子恺 ······ | (78) |

三、湖光水色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湖光水色／梭罗(美) ······ | (82) |
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／ | |
| 朱自清 ······ | (85) |
| 莱茵河／享利希·伯尔 (德) ······ | (94) |
| 湖畔日记／托马斯·格 雷(英) ······ | (100) |
| 湖畔夜饮／丰子恺 ······ | (103) |
| 西湖船／丰子恺 ······ | (107) |
| 也是水湄／张晓风 ······ | (112) |
| 绿水三千／艾雯(台湾) ······ | (116) |
| 绿／朱自清 ······ | (121) |

四、阳光海岸沙滩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泰山日出／徐志摩 ······ | (124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太阳的话／島山奇藤村

- (日) (127)
日出／刘白羽 (130)
秋天的日落／梭罗(美) (134)
相模滩的落日／德富芦花
(日) (136)
海标／圣琼·佩斯(法) (138)
永恒的大海／东山魁夷
(日) (147)
沙滩／废名 (152)
海滩上种花／徐志摩 (156)

五、空山流韵

- 空山鸟语／郭枫(台湾) (164)
坐对一山青／郭枫(台湾) ... (167)
山中杂感／冰心 (170)
山／福克纳(美) (171)
空山流水／德富芦花(日) ... (173)
水流心不竞／艾雯(台湾) ... (174)

六、月夜归舟

- 月夜孤舟／庐隐 (177)
冬夜／艾芜 (180)
夜的池沼／乌伊多夫罗
(智利) (182)
夜曲／希梅内斯(西班牙) (184)
短夜／島崎藤村(日) (185)
雪晚归船／俞平伯 (189)
黄昏／谢冰莹 (191)

- 深夜的嘉南平原／陈芳明
(台湾) (194)
深夜／蒲宁(俄) (197)

七、江灯渔火

- 荒村的灯光／罗兰
(台湾) (201)
最后一次的炉火／高特兰
(法) (204)
龙灯／罗懋德 (209)
灯／陆蠡 (213)

八、远村·小红房·老人

- 古都的风貌／川端康成(日) ... (222)
红房子／黑塞(瑞士) (228)
小茅屋／王孝廉(台湾) (230)
水亭与竹楼之间／羊令野
(台湾) (232)
小木屋／萧白(台湾) (234)
木屐／尤今(新加坡) (236)
风楼／白辛(台湾) (238)
小巷人家／陈从周 (244)
村子／梭罗(美) (245)
捕鸟老人／亦夫 (252)
村庄／黑塞(瑞士) (254)
一个消逝了的山村／冯至 (257)
老人／何其芳 (262)

自然的启示

自然！她环绕着我们，围抱着我们——我们不能越出她的范围，也不能深入她的秘府。不问也不告诉我们，她便把我们卷进她的漩涡圈里，挟着我们奔驰直到倦了，我们脱出她的怀抱。

——歌德

大自然是一本书，只要你读懂了它，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，穷困时不穷困，苦恼时有安慰，挫折时有鼓励，软弱时有督责，迷失时有指南。

——徐志摩

自 然

——断片

(德)歌 德

自然！她环绕着我们，围抱着我们——我们不能越出她的范围，也不能深入她的秘府。不问也不告诉我们，她便把我们卷进她的漩涡圈里，挟着我们奔驰直到倦了，我们脱出她的怀抱。

她永远创造新的形体；现在有的，从前不曾有的，曾经出现的，将永远不再来；万象皆新，又终古如斯。

我们活在她怀里，对于她永远是生客。她不断地对我们说话，又始终不把她的秘密宣示给我们。我们不断地影响她，又不能对她有丝毫把握。

她里面的一切都仿佛是为产生个人而设的，她对于个人又漠不关怀。她永远建设，永远破坏，她的工场却永远不可即。

她在无数儿女的身上活着，但是她，那母亲，在哪里呢？她是至上无二的艺术家：把极单纯的原料化为种种极宏伟的对照，毫不着力便达到极端美满和极端准确的精密，永远用一种柔和的轻妙描画出来。她每件作品都各具心裁，每个现象的构思都一空倚傍，可是这万象只是一体。

她给我们一出戏看：她自己也看见吗？我们不知道；可

是她正是为我们表演的，为了站在一隅的我们。

她里面永远有着生命，变化，流动，可是她毫不见进展。她永远迁化，没有顷刻间歇。她不知有静止，她诅咒固定。她象是灵活的。她的步履安详，她的例外稀有，她的律法万古不易。

她自始就在思索而且无时不在沉思，并不照人类的想法而照自然的想法。她为自己保留了一种特殊而普遍的思维秘诀，这秘诀是没有人能窥探的。

一切人都在她里面，她也在一切人里面。她和各人都很友善地游戏：你越胜她，她也越喜欢。她对许多人动作得那么神秘，他们还不曾发觉，她已经做完了。

既反自然也是自然。谁不到处看见她，便无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她。

她爱自己，而且借无数的心和眼永远黏附着自己。她尽量发展她的潜力以享受自己。不断地，她诞生无数新的爱侣，永无餍足地去表达自己。

她在幻影里得着快乐。谁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把它打碎，她就责罚他如暴君；谁安心追随它，它就把它象婴儿般偎搂在怀里。

她有无数的儿女。无论对谁她都不会吝啬；可是她有些骄子，对他们特别慷慨而且牺牲极大。一切伟大的，她都用爱护来荫庇他。

她使她的生物从空虚中溅涌出来，却不对它们说从哪里来或往哪里去。它们尽管走就得了。只有她认得路。

她行事有许多方法，可是没有一条是用旧了的，它们永远奏效而且变幻多端。

她所演的戏永远是新的，因为她永远创造新的观众。生

是她最美妙的发明，死是她用以获得无数的生的技术。

她用黑暗的幕裹住人，却不断地推他向光明走，她把他坠向地面，使他变成懒惰和沉重，又不断地摇他使他站起来。

她给我们许多需要，因为她爱动。那真是奇迹：用这么少的东西便可以产生这不息的动。一切需要都是恩惠：很快满足，立刻又再起来。她再给一个吗？那又是一个快乐的新源泉，但很快她又恢复均衡了。

她刻刻都在奔赴最远的途程，又刻刻都达到目标。

她是一切虚幻中之虚幻，可是并非对我们；对我们，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切要素中之要素。

她任每个儿童把她打扮，每个疯子把她批判。万千个漠不关心的人一无所见地把她践踏，无论什么都使她快乐，无论谁都使她满足。

你违背她的律法时在服从她；企图反抗她时也在和她合作。

无论她给什么都是恩惠，因为她先使变为必需的。她故意延迟，使人渴望她；特别赶快，使人不讨厌她。

她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，可是她创造无数的语言和心，借以感受和说话。

她的王冕是爱，单是由爱你可以接近她。她在众生中树起无数的藩篱，又把它们全数吸收在一起。你只要在爱杯里啜一口，她便慰解了你充满忧愁的一生。

她是万有。她自赏自罚，自乐又自苦。她是粗暴而温和，可爱又可怕，无力却又全能。一切都永远在那里，在她身上。她不知有过去和未来。现在对于她是永久。她是慈善的。我赞美她的一切事功。她是明慧而蕴藉的，除非她甘心

情愿，你不能从她那里强取一些儿解释，或剥夺一件礼物。她是机巧的，可是全出于善意；最好你不要发觉她的机巧。

她是整体却又始终不完成。她对每个人都带着一副特殊形象出现。她躲在万千个名字和称呼底下，却又始终是一样。

她把我放在这世界里；她可以把我从这里带走。她要我怎么样便怎么样。她决不会憎恶她手造的生物。解说她的并不是我。不，无论真假，一切都是她说的，一切功过都归于她。

(梁宗岱译)

红叶

孙伏园

因为看红叶，特地跑到绍兴去。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，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，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，更何论实景了。

绍兴是水乡，但与别处的水乡又不同。因为原来是鉴湖，以后长出水田来，所以几百里广袤以内，还留着大湖的痕迹。在这大湖中，船舶是可以行驶无阻的，几乎没有一定的河道，只要不弄错方向，舟行真是左右逢源。

在这样交叉的河道的两旁，我们鉴赏着绍兴的红叶。红叶是各地不同的，我与春苔、以刚两位谈论着：绍兴的是柏叶，红叶丛中夹着白色的柏实，有的叶只红半片，余下的半片还是黄绿，加上柏实的白色，是红绿白三色相映了；杭州的是枫叶，是全树通红的，并没有果实等等来冲淡它，除了最高处的经不起严寒变成了灰红色以外；北京人最讲究看红叶，这时我想起老友林宰平先生来了，我们的看红叶完全是他提起兴趣来的，也赖他的指示，知道北京人所谓看红叶完全是看的柿叶。柿叶虽然没有像绍兴柏树那般绿白的衬色，也没有像杭州枫叶那般满树的鲜红，但柿树也有它的特色，就是有与柿叶差不多颜色的柿子陪伴着，使鉴赏者的心中除了感到秋冬的肃杀以外，还感到下一代的柿树将更繁荣的希望。

望。

这时候我不知怎的，突然发生一种悲哀的预感，觉得我们的眼福渐渐缩小了。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，我们今年就没有看到京西的红叶？北京的柿子是著名的，虽在大雪的天气，整车的红柿子还推着沿街叫卖，柿子上盖着一层薄雪，因为老年人说吃了可以戒煤毒的，所以大家不怕冻的坦然吃着。而在上海是，要想买一个好好的柿子也得不到。橘子与苹果，是有“生基斯德”的，我们不愁没得吃。生基斯德如果不运橘子苹果来，我们一定没有橘子苹果吃了，柿子就是个好例。十几年前，一到这个时候，不是广东的柑子，福州的蜜橘，浙江的黄岩橘，都要上市了吗？生基斯德一到，这些东西完全销声匿迹了。而柿子更脆弱，简直不等生基斯德到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不敢跨入洋场一步了。

于是我们大在绍兴吃柿子。我预料，果子的命运，与民族的命运，也许是有一脉相通的。上海现在已经没有柿子的足迹，绍兴的领域也许只是十年五年的事了，再过五十年，一定只有深山荒谷里还找得着，与台湾的“番席”一样，必有汉人挑了担子从深山荒谷出来，一担柿子换一盒火柴回去，而这担柿子一入洋场，便放进玻璃柜里，上面写着大字广告道：“华柿：新从深山荒谷得来，曾耗去子弹三万粒，步马枪各五千杆，本店店员采办队，尚有十八人负伤住院未愈，除略取医药费外，特别廉价出售，以飨各界士女，每个洋五十元正”云。

岂但柿子的命运如此，衣食住各项的命运无一不如此。你到上海木器铺里去问，他们有没有一件木器，是用完全中国的木料，中国的油漆，中国的铁链做的？当然没有的。木料是从斐列滨、日本运来，漆是一擦便掉的，中国的锁钥无人

中意，也只好改用洋锁了。最使你听了惊异的是，如果你一旦驾鹤仙游了，棺材也斐列滨日本的木材不办，龙游寿木的来源据说早经断绝了。举个最近的例，我们这个《贡献》杂志的书皮上不是有一条棉线么，在上海各处大小杂货铺里搜求了两三天，竟得不到一根中国的棉线，结果还是用J. P. Coats的。

趁时看看中国的红叶，大概不久也要没有得看了。

黄叶小谈

钟敬文

小雨霏霏，轻寒凄恻，虽说远赶不上北国的彤雪密布，冻云纷飞，但住惯或生长在岭表的人，总会感觉觉得这是一种“岁云暮矣”的情调了。记得从前有一首五言律诗云：

梅动芳春近，云低远树微。
雨兼残叶下，风带暗沙飞。
坐看三冬尽，回思百事非。
浊醪连日醉，未足破愁围。

前四句，说的便是这个时节的景象呢。

一月来，我的心情的凄惶纷乱，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验过的，劫后余生，欲去不能，欲住不得，这种难挨的情味，惟有过来人，能够领悟，否则虽尽管说的很逼真，可是终不能希冀其味识于十一，又何况我的笔端正笨拙得像永不转调的泉声呢？带住！这样轻轻提过就算了。在此当儿，不能做用心的事，自然在意料中。堆积着的文债何时才让我竣工毕事呢？思之黯然！

真是一个意外了的事！昨天无意中在朋友处翻看了“贡献”第二期伏园先生题名《红叶》的一篇文章，却引起了我

一时的兴味，教我在这酒余慵困的今天，伸纸来抒写这篇小文，自己惊怪之余，不能不谢谢孙先生文章鼓舞我的魔力了。

“黄叶”与“红叶”，虽然是两种很相似的东西，但在我们的感观上，颇各饶着不同的情调，如容我做点譬喻，那吗黄叶像清高的隐士，红叶，她却是艳妆的美人了。古人句云：“停车爱看霜林晚，枫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这便是红叶的气味有些近于女性的春花的证明。对于黄叶，则只有令人感到孤冷清寒，或零落衰飒不会再有什么绮思芳意了。

我自己不知甚么缘故，对于渔洋老人的诗会有如此嗜好的怪癖，如果在中国过去诗人中，我愿去自找什么老师，那吗，他老，当是首先屈指的一个。他浏览景物的诗，几乎没有一首不是我所爱读的。他诗里常常喜欢用红树红叶，黄叶等名词，如“好是日斜风定后，半江红树卖鲈鱼。”“清溪曲逐枫林转，红叶无风落满船。”“路入江州爱晚晴，青山红树眼中明。”（先生《蜀道驿程记》云：第七日抵晡江津县，距县二里许，小山多桐子树，叶如渥丹，与夕霞相映）“晚趁寒潮渡江去，满林黄叶雁声多。”“青山初日上，黄叶半江飞。”“数听清馨不知处，山鸟晚啼黄叶中。”诸如此类，都是很佳丽的语句，和东坡的“扁舟一棹归何处，家在江南黄叶村”，同为诗中的画。先生尝呼崔不雕为崔黄叶，他所最激赏的关于他的佳句，便是：“丹枫江冷人初去，黄叶声多酒不辞。”可见他老对于黄叶的爱好了。

我忆起旧事来了，当我初进中学校读书时，颇喜欢胡诌些歪诗，我们的校长周六平先生见了，竟大大地谬加赞赏。一回，他把一幅山水画嘱我题句，我勉强给他写上了下面二十八个字：